

總論



賈馥茗教授 在教育學術上的貢獻

楊深坑



一、前言

1965年當代比較教育理論奠基者康德爾（Isaac Leon Kandel, 1881-1965）逝世，時任《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總編輯的著名比較教育學者G. Z. F. Bereday爲文誄之曰：「（康德爾）逝矣。他是高聳的地標，可能是象牙塔，但更是燈塔，一座指引他人泳向巨浪濤天學術高岩的燈塔。其成就超越所處時代，隨著他的逝世，他也帶走了以往的困境，一個舊有的、可能永遠不再有的大學意像。在那舊的大學裡像康德爾這樣偉大的人（great men）、無所畏懼的人（intrepid men）、虛心好問的人（wondering men）敢於成就其真正的自我！」（Bereday, 1966: 150）。賈馥茗教授也像康德爾那樣，身處困頓與不合理的制度結構，仍無怨無悔、終身奉獻教育。在接受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的訪問中，賈教授就說：「直到今天，我始終認為教育是我最想



努力的一個方向，這個想法到今天始終沒變。……一直到後來做了這麼多年的事以後，又有人問我如果可以從頭選擇，是否還是學教育，還要不要從事教育工作？我仍是肯定的答覆。」（王萍，1992：165）就在這種終身以赴的奉獻中，賈馥茗教授就像康德爾一樣，不僅身體力行踐履自己的教育理想，也在實踐的過程中試圖為教育活動建立「系統知識」，使教育具有成為一門「學」的學術地位。

為教育學尋繹系統知識基礎的努力，賈教授在訪談錄及《人格教育學》一書的序言中均自承可以追溯到1946年考進北師大教育系。賈教授自敘，念了四年教育系仍不知教育為何。「畢業後帶著惶惑過了幾年教書生涯，又為瞭解除惶惑而進研究所，而出國留學，一直在追求那個疑問的答案」（賈馥茗，1999：4）。為了追尋答案，賈教授廣泛閱讀教育、哲學、心理、歷史，乃至於文學無不涉獵，卻仍難覓教育的體系之學。

在窮究教育體系之學的過程中，賈教授自承在美國加州大學中文圖書館從《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找到了教育的形上根源（王萍，1992：168）。由此根源，賈教授體認到教育的核心原則乃在於「教人成人」，也就是透過教育來成就一個有別於「自然人」的「人格人」的過程，乃是教育的本質意義。基於理念，賈教授在1999年刊行的《人格教育學》中提出了一個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以「形上」的「根原」貫穿二者的教育學體系構想。如前所述，在提出這個構想之前，賈教授已經在歷史、心理、哲學、文學各領域歷經二十年的探索，為教育學術體系窮本溯源，並探討其哲學與心理學基礎，其後，《教育的本質》、《教育認識論》、《教育倫理學》陸續出版，以及辭世前接近完稿的《教育美學》構成了其心目中體系完備的教育學。本文在分析賈馥茗教授的教育學術貢獻時，也以教育學體系為核心，分為教育學體系的歷史溯源、哲學與心理學基礎、教育學體系總綱、教育學體系結構等項逐一討論。



二、教育學體系歷史根源探討

賈教授於1957年在黃建中教授指導下以《朱子教育思想研究》取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加以早年對中國經典與歷史典籍的廣泛閱讀（王萍，1992：19-20）對於歷史研究早有相當紮實的基礎，對於教育的事實與學術體系的研究，也常探索其歷史源流。在探源溯流的教育研究中，賈教授更從寬廣的文化角度來論述，也非僅止於囿限於有形的學校教育而已。

《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一書即本諸「人的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創造，便繫於教育」（賈馥茗，1992：4）的基本理念，探討全民教育之歷史根源，希冀透過這樣的探討能夠再度振衰起弊，規劃一個可以恢復以德為本的中華文化榮光。全書除緒論與結論而外，共分六章。先就教育與文化的關係加以探討，據以說明全民道德倫理教育的文化根柢。其次，分析我國道德倫理教育的歷史演變，並診斷十九世紀以降世界潮流衝擊下中華文化所面臨的危機。最後，對中華文化對教育的發展進行檢討，據以提出促進全民能學、能做的整體教育規劃，以建構全民的正確觀念，培養全民正當行為習慣，以此為基礎便可進一步發展文化、創造文化。這本書不僅展現了賈教授中、西學術的深厚涵養，更展現了其對中華教育與文化窮究本源的雄心壯志。

這個雄心壯志具體實現在2001年刊行的《先秦教育史》（賈馥茗，2001）。根據這本書的序言，賈馥茗教授即稱：「作者自定了一個大膽的著眼點，把文化和教育相提並論，以一個總文化大成又開啓並建立了教育系統的人物為關鍵來看先秦的教育，可以把握文化與教育的源流，使先秦教育在文化的瀚海中，出現了脈絡；同時可以看先秦教育中囊括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也可看到完整的教育體系的內涵。」

這個關鍵人物，賈馥茗教授認為，就是「儒家宗師孔子」。由於孔子曾經刪補修正《易》、《書》、《詩》，故《先秦教育史》一書



即以此三者爲本，闡釋中華文化與教育的哲學基礎。賈教授認爲《易經》採取一種形上的觀點，由自然現象推測宇宙本原，由宇宙本原推演到人的根本精神，並由此確定教育的本質，換言之，《易》所顯示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教育理論，人道本諸天道，人道的修爲也就在於教育的功能。至於《書經》可以說是古代「王道」教化萬民的記載。

《詩經》兼採民間詩歌與宮庭和官方的正式祭辭、誓辭、頌辭等，將古代文化遺跡、思想、觀念等珍貴的知識，以詩的形式保存下來，將禮樂教化融爲一爐。這三者所含蘊的豐富教育文化精神與原則，賈教授有極爲深入的分析。

至於形諸有形的學校教育，賈教授根據《書經》的記載，上推至虞舜時期開始設官推行全民教育。周代教育則本諸《周禮》從周公開始，便以禮樂教化萬民，根據賈教授的分析，周代的普及教育「是以道德教育爲基礎，以生活技能訓練爲實質。這二者在歷史傳承中，前者屬精神層次，在於發展人的本質，而人的精神發展，只要人類存在，便會一系相延，萬古不磨；後者有不可免的時代特質，因爲生活進步，技術當然跟著改變，不能像精神般的，保持必要的核心。這就是中華文化側重道德的主要原因。」（賈馥茗，2001：4）。

不過，賈教授也分析《周禮》所載的教育，如果確實曾實行，也僅止於西周，到東周以後戰亂頻仍，因而也影響教育的正常運作。不過，由於教育的長期培育，也孕育出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

《先秦教育史》一書，除了深入分析中華文化主流孔、孟教育思想而外，也對道、墨、法三家的文化與教育理念，兼容並蓄進行研究，採取所長，以對教育以及教育學體系進行更周全、更完備的反省。這些深刻的歷史研究，形成賈馥茗教授教育學體系建構深遠的歷史洞見，對其一系列教育學體系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三、教育學體系基礎的研究

前節分析顯示，賈馥茗教授在思想史的鑽研中體悟到教育學體系之建構必須先尋教育的根本原理，或形上學基礎，這是哲學探究的課題。教育活動又是一個和具體的個人息息相關、活生生的「教人成人」的活動，必須考量受教者的身心發展，有關這方面的探討，賈教授在美國留學主修的即為心理與輔導，返國後的第一本著作即為《兒童發展與輔導》（賈馥茗，1967）。賈馥茗教授在建構教育學理論體系時不僅考慮高層次的、抽象的哲學根基，也從具體的兒童身心發展原理來加以論述。本節從教育學的哲學基礎和心理學基礎，說明賈教授在教育學體系建構上的貢獻。

（一）哲學基礎的研究

賈教授對於教育學哲學基礎探究主要見諸《教育原理》（賈馥茗，1989）和《教育哲學》（賈馥茗，1995）兩部著作，這兩部著作的共同特點，在於打破教育和受教者的二元對立，從任何人終身須學習的觀點來討論教育過程的基礎原理。

先就《教育原理》而言，賈教授說明其旨趣有三：1.重新申明教育的真實意義；2.希望學習者明白學習的意義，解脫不必要的惶惑；3.希望教育者重新透徹瞭解教育活動與教育過程（賈馥茗，1989，9-15）。為達前述目的，賈教授運用哲學方法尋繹教育的真理、根原、品質和原動力，歷史研究法追尋教育活動事實的來龍去脈，最後提出用之於教育實際的原理原則。本書雖然論述的是普遍性的教育原理原則，但賈教授卻能旁徵博引歷史事實與心理學研究結果來加以說明，使人能夠心領神會，「教育的意義，就是人需要培養健全的人格，來滿足生理的需要，並為生理的生命創造出意義和價值」（賈馥茗，1989：359）。

賈教授在此肯定的是教育須從人的需要作出發，但不只停留一己



之私的需要，更應循序漸進，喚醒其「公而忘私」的需要與通觀人類進步的需要，最後才能在「自然人」創造出一個展現生命意義的「人格人」。

《教育哲學》（賈馥茗，1995）一書，賈教授仍本於對於「人」的關懷，從教育的基本意義在於「教人成人」作出發，突破過去教育哲學訴諸哲學家或教育家理論的詮釋或教育思想史的敘述之格局，另闢蹊徑，從具體的教育問題，追索其哲學根源，這四個教育哲學的根本問題即為：1.為什麼要教？2.教什麼？3.誰來教？4.怎麼教？

這四個問題的論述，賈馥茗教授從人的共同性、特殊性開始討論，以迄於論述教育之目的在於發展人性、提升人格、改善生活、創造文化、參與天地之化育。其次論述教育內容與課程所涉及的知識問題。再次討論教育者應具備素養與先前預備教育。最後則以瞭解學習者開始，以迄於因性利導、靈活運用方法，以收教育的最佳效果，並用適當方法衡量效果，賈教授均有精闢的分析。賈教授雖然突破了傳統教育哲學的書寫方式，從最切近實際的教育問題作出發，但論述過程中傳統教育哲學所涉及的形上學、知識論、價值論，賈教授均能廣泛引述中、西古今重要哲學與教育文獻，加以論述，構成了其獨樹一格的教育哲學，在教育學體系的建構上有其獨特的貢獻。

（二）心理學基礎的探究

前述的分析顯示，賈馥茗教授在論述高層次的普遍化的教育理論時，並不是從先驗哲學加以演繹，而是從具體的個人身心發展作出發，逐級而上，推衍出天人合一的教育本質意義。換言之，在論述教育學體系的哲學基礎時，賈教授廣泛運用了心理學實驗研究論據與心理學理論來作為論證。這或許應歸功於在美國所受的嚴格教育心理與輔導之學術訓練。返國之後，又有機緣得到四年國科會的研究教授獎助，從事「創造能力」和「才賦優異」的實驗研究（賈馥茗，1975，序）。因此，討論賈馥茗教授的教育學術貢獻，其在教育心理學基礎

研究上的成果，應予特別的注意。

教育學的理心學奠基工作，賈馥茗教授早在1967年即已出版《兒童發展與輔導》（賈馥茗，1967）。這本書原為臺北市立女師專小學教師進修班而撰寫，依小學童各階段的發展特徵及輔導應注意的事項來撰寫，全書共分十章，第一章論述兒童發展的共同特徵，二、三章說明輔導方法與技術，第六至第十章分析兒童及青年前期各個發展階段的特徵與輔導方法。這本書對於兒童及青年前期的發展及適性輔導有極為精審的分析，是臺灣有關兒童發展與輔導的開山之作。

這本書在1992年作了重大修正後，改以《教育與成長之路》（賈馥茗，1992）為書名出版。主要的修正係將輔導相關的各章刪除，增加兩章論述「青年期心理發展特徵與教育」、「青年期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教育」，並增「健全人格的教育」作為全書的總結。這樣的增補，顯示了賈教授「從需求作出發，以德為本，培育健全人格」的教育學體系雛形。尤其第八章對於青年期道德意義、價值與判斷以及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培育之道的深入分析，更可說明賈教授道德在人格教育上的重視。

賈教授對於兒童與青年期身心發展的分析，乃著眼於教育的運作必須適性發展，使每一個人均在適切的教育方法因勢利導下充分發展潛能，展現獨特的人格氣質。然而，當前教育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根據賈教授的分析，是誤以為「教育機會均等」是人人都擁有權力接受同樣的教育，而不問個人才能的差別，更忘記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則。第二個誤解是把平均數當作標準，忽略兩端。更嚴重的錯誤是學校要求兒童整齊劃一，不允許個別差異存在，其結果是有些兒童被犧牲掉。賈馥茗教授有鑑及此，從1969年開始接受國科會的研究教授獎助，連續四年從事的「創造力發展實驗」與「才賦優異者教育方式實驗」研究，成果陸續在教育研究所集刊發表，後經整理為《英才教育》（賈馥茗，1976）一書出版。

賈教授之研究與書名雖以「創造才能」、「才賦優異」、「英



才教育」為名，但其心目中並非專為少數天資聰穎的兒童來論述教育方法，而是想透過其研究，發掘那些未為人覺察的才賦優異者，或測驗得低分者的真正實力，用適當的教育方法，使其能力不被扼阻與埋沒。其真正的目的乃在於能夠改變灌輸的教材，強迫記憶的教學，希望透過教育發展兒童的思考力，使其成為具有創造力之有用的人。基此目的，本書先分析了英才概念的歷史發展，其次對創造的概念、創造力發展的教育功能及其相關的實際研究加以探討，並從教師、教學、社會、學校及相關的行政措施說明發展英才及培植創造力應有的施為。最後並以三個有關小學國語能力、數學解題能力以及國中學生創造力的實驗研究來驗證理論，提出學校、行政主管、教師必須改變態度，並接受適當的有關教育，熟悉靈活的教學方法及評量目的與應用，才能因材施教，充分發展學生的才能。綜言之，《英才教育》一書，理論與實驗兼備，對於教育學中所強調的潛能盡其可能的完全開展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在教育學體系的建構上樹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四、教育學體系總綱的建構

上述的教育學體系的歷史溯源及哲學與心理學基礎的探索，均在於希望為教育與尋繹「系統知識」，使教育這門學術具有「學」的地位。經過卅餘年的探索，賈馥茗教授於1999年出版《人格教育學》提出教育學體系的初步構想。之所以不稱為教育學而稱為人格教育學，根據賈教授自述，係「由於資料和思考還欠完備成熟，尚不能顧及更廣的全部教育」（賈馥茗，1999：14）。雖然如此，本書已經具備了教育學體系的整體形貌，實即為賈教授教育學體系的總綱。

在這本著作中，賈馥茗教授仍一本以往的論證方式，先從人的基本特徵的觀察作出發，推證教育是唯人獨有的活動，要研究這種活動的必然與根源，「就不能不用思辨。要確定教育的效果就不能不做

實際觀察。要瞭解教育的今昔，就不能不用史學方法。如果一定要教育學有一種獨特的方法，那種方法就是為達到『工作目的』而選擇『適當工具』，那麼教必須採取各種個別方法之所長，來研究教育中性質不同的問題。如果是從教育學的整體說，研究的方法似『包羅萬象』，且在『萬象』之中，也難以衡量輕重之別。故而教育學的研究方法，如果一定要指出其獨特之處，便在於『兼採』而『統括』上。」（賈馥茗，1999：9-10）

運用了「兼採」而「統括」的方法論進路，賈馥茗教授提出了一個兼顧普遍性與變異性，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以「形上」根原貫穿二者的教育學體系架構，在這個「體系」架構下，其所關心者為「全人類」如何在獨特的教育活動中完成符應「個別差異」，超越「自然人」成為「人格人」的學術體系。具體的說，「以人為本」的教育學體系，必須注意下列各點：對人的認識和瞭解、對人的生活方式的觀察、教育之必然、教育之形上根源、教育活動的目的和內容以及教育實施的有效方法（賈馥茗，1999：12）。

《人格教育學》這本著作即本於上述理念與方法，試圖從人的認識作出發，兼採思辨、歷史與心理學研究的方法進路，建立一個以人格完成為最高目的的教育學體系。因而，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在於從人的秉賦和後天作用來對人的特性、自我意識、自我認同與責任意識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三、四、五等三章則是對人的生活的整體觀照到自我認同形成的整體過程加以分析。第六、七、八章從人格概念的分析開始，以迄於人格價值的建構以迄於人格價值核心-道德的探究，顯示了其重視道德為人格核心的教育立場。第九、十兩章從人格教育的必要論述人格教育的體系。

從人格教育體系來分析，可以確定真正的教育目的在於本乎「致誠、修仁」，以培育具有品格的人格，才能真正體現人生的意義。至於教育內容則須以達成完熟人格培育的基本而普遍的材料為核心，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六項：以音樂陶冶平和怡悅的性情、以禮節孕育言



語舉止行動、以運動鍛鍊健康的體魄、以勞作練習生活的技能、以常識適應生活之所需、以道理指引理性的思考。至於教育方法上應出之以溫和的態度和方式，激發受教者自我反省以比較行為得失增進其領悟能力，教育者更應審慎進行觀察，從而協助其人格之完成，最後的目標則在於促進全人類不斷的進步。



五、教育學體系的完成

在《人格教育學》中，賈馥茗教授已經為教育的「系統知識」勾勒出一個既有形上本原，並具系統內容，又有具體方法策略，足以稱之為「教育學」的體系大綱，可稱為教育學總綱，至於教育體系的較為詳細的各領域的析論則見諸其先後出版的《教育的本質》（1997）、《教育認識論》（2003）、《教育倫理學》（2004）、《融通的教育方法》（2007）以及即將出版的《教育美學》（2009）。關於教育學的系統知識之建立，賈教授在《融通的教育方法》一書的序言有如下的說明：

作者的想法是：第一，要使教育有一個「系統知識」，最好從教育的根源開始，使教育現象與教育事實有所本，本諸一個至高無上的原理原則。其中，教育是「惟人獨有」的活動，所以認識人或人認識自己，應該是重要的部份。由此才能確定「教育活動」的意義，和教育活動的內容與方法。故而不揣愚陋，先後寫成《教育的本質》、《教育認識論》、《教育倫理學》，這一本是《教育方法》，最後一本是《教育美學》。

（賈馥茗，2007：i）

《教育的本質》探討教育的形上本原，《教育認識論》闡釋認